

不新增一寸土地，深圳如何“造”出绿色空间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文图

很多城市的绿色，是向外圈摊开土地换来的。征一片郊野，划一块空地，顺势造出公园与湿地。

但广东省深圳市没有这样的余地。千万人口挤在有限的建成区，每一寸国土都承载着高密度产业与超高土地产值，横向开发边界早已触顶。

近日，国务院印发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指出，“推动城市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修复城市生态系统”“建设连续完整的城市生态基础设施体系”。

不新增一寸用地，城市青绿从何处生长？中国城市报记者连日实地走访深圳全域国土空间项目现场，看这座先锋城市，如何走出一条高密度城市独有的存量焕绿、城新共生突围之路。

让渡：在寸土寸金CBD为自然生态留白

站在福田中心区高层写字楼落地窗前，一幅国内罕见的“城湿共生”图铺展开来——南侧，海风掠过深圳湾滩涂，秋茄、桐花树等本土红树扎根淤泥。一路之隔的北侧，福田CBD摩天楼宇鳞次栉比，资本、人才、产业高速流转。

一线城市核心商务圈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无缝镶嵌其中，这在全国超大城市版图中极为稀缺。闹市中心的这片生态净土，源于二十多年前，城市发展向自然的一次主动让步。

在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向中国城市报记者介绍了始末：“早期的规划，原本是让滨海大道直线横穿红树林核心保护区，走线平整、施工成本更低，还能释放大面积优质地块做商住开发，经济收益清晰可预判。但经多轮论证和专题研判后，市政府最终决策将滨海大道整体向北退让260米，主动为红树林生态保护区预留原生生长空间，这也是这片城市核心区红树林能够完整保留下来的关键决策。”

保护区内外，藏着许多亲鸟设计：设置590纳米琥珀光专用路灯，避免强光干扰生物作息，灯杆预留点位可供小型鸟类筑巢安家；沿岸高端写字楼统一加装防鸟撞击波点贴纸，让鸟儿“看见”玻璃；片区原有经营性鱼塘没有推平开发，因地制宜修整成梯度生态滩

涂，补植本土红树植被……

“车流噪声会打乱候鸟的生存节律，所以在临近湿地路段，我们专门搭建500米生态隔声屏障，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保护区工作人员坦言，相比于可见的土地开发收益，看不见的生态代价，是这座城市不愿透支的底线。

如今这片湿地，早已不止动植物栖息地一重身份，它牢牢支撑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建设，更是全国首批红树林蓝碳交易试点，把城市生态留白，转化为可量化、可流通的生态资产。

在深圳规划设计大厦展厅内，中国城市报记者看到一组城市生态新旧对比图片，补全了深圳全域生态修复建设的完整发展脉络。

图像资料清晰还原了深圳滨海空间的变迁：二十余年前，深圳主城区市民难以靠近海岸线、直面大海。彼时，深圳湾岸线被边防铁丝网全线阻隔，滨海大道外侧遍布荒芜堆土，城市山海格局被人为割裂，市民没有可供休闲游览的近海公共空间。

对比画面之中，曾经阻隔动线的铁丝网已全部拆除，杂乱荒芜的堆土片区经过50公顷生态化填海工程改造，蜕变成植被绵延、环境优美的深圳湾公园。

这条滨海生态廊道从最初15公里岸段起步，一路向西延伸直至固戍码头，碧海沙滩、生态草坪、滨海慢行栈道错落分布，壮阔的山海自然风光与现代化城市建筑群交相辉映。

缝合：以廊道为针缝起城市破碎绿意

高速城镇化的几十年，深圳一路往前冲，却留下大量碎片化生态“伤口”

十余年前的大沙河，是周边居民唯恐避之不及的城市“伤疤”。“当年河道全硬化，污水直排，两岸堆满建筑垃圾，路过时都要加快脚步。”老一辈周边居民回忆道。

而今迈步沿大沙河向南慢行，眼前已是另一番景象：河水清透平缓，岸线草木层叠繁茂，浅滩鱼虾巡游，白鹭掠水而飞；全长14.47公里的生态绿廊，串联起西丽湖国际科教城、南山高新产业园、后海商务中心、深圳湾超级总部四大城市核心功能板块。

据了解，在该片区改造建设中，项目团队摒弃简单拉直河道的粗放施工模式，依托自

然地形重塑弯曲原生水岸；整合桥下闲置边角地块、废弃滩涂、零散小微绿地，搭建起深浅错落、层级丰富的梯度水系生态栖息地。

事实上，大沙河的蝶变，早已超越单一河道治理的范畴。规划跳出单一治水思维，将河流作为串联城市核心功能的战略纽带进行打造，同步实现了生态提质、民生增效、发展赋能等多重价值的统一。

水系靠河道缝合，山体靠空中廊桥连通。

坐落于福田核心区的深业上城，前身是赛格日立老旧工业区，是深圳早期工业城市更新试点项目，多条快速路横亘其间。

项目虽紧邻莲花山、笔架山两大城市核心山体公园，山水资源近在咫尺，却被交通路网彻底阻隔；市民想要往返商圈与山体绿地，需要绕行3公里以上。

但如今，道路切割带来的空间隔阂，被一条空中绿带温柔消解。漫步空中步道，左手繁华商业，右手连绵山林。

据介绍，项目搭起700米生态连廊，桥面铺满绿植，不用占用一寸地面。细微的空间改造，让市民走出商场就能踏入山林，实现繁华与自然无缝切换。

叠加：一块土地承载多重价值

当可开发平地日渐饱和，横向平铺扩建的建设模式，走到了瓶颈。

深圳市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高新小学，位于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七路与科技南路交界处，被产业园高楼环抱。

整片用地仅有6000余平

方米。在狭小的地块，要放下18个班级、200米标准跑道和各类办学设施，按照传统施工思路，几乎无法落地。

“周边全是产业园区，没有多余土地扩建，那就从平面布局、竖向叠加两个维度来破解用地难题。”邱慧康是这座小学的设计师，他带着中国城市报记者逐层参观校园，拆解设计巧思。

平面上，学校实行南北分区、动静分离，南侧排布普通教室，保障充足自然日照；北侧集中布置运动场地，利用建筑阻隔，隔绝体育活动噪声。

整个设计最亮眼的，是竖向立体布局——项目跳出传统地面跑道设计，把200米标准跑道整体抬至二层平台，将食堂、风雨操场这类大空间场馆，全部布置在跑道底板下方。教学、运动、休憩、通行，在垂直空间有序叠加，互不干扰。

在绿色低碳层面，校园配备中庭、下沉小院、采光天井和导光系统，把自然光导入地下楼层，打通全域通风通道，大幅降低照明和空调能耗；墙面做垂直绿植景观，楼顶打造可研学的生态农场；建筑外立面布设光伏构件，兼顾遮阳隔热、光伏发电双重作用。

“这是华南地区第一座近零能耗公办小学，校园光伏面板年均发电14.5万千瓦时。”邱慧康说，整个校园想营造出“亲近自然”的氛围，通过自身项目实践向学生传递环保理念。

居民区里的洪湖水水质净化厂，藏着另一套分层逻辑。

长期以来，水质净化厂这类市政设施饱受邻避效应困扰，居民抵触情绪强烈。

但在洪湖水水质净化厂，映

入眼帘的是一整片舒展的城市生态公园。碧波荷塘错落铺开，莲叶随风轻摆；大片草坪绿意盎然，蜿蜒的亲水步道环湖穿行。

洪湖水水质净化厂厂长刘海牙站在荷塘边介绍说：“我们打造了‘一厂一园一馆一廊’的荷水文化科普基地复合建设模式，将全部生产设施与污水处理工艺整体收纳于地下空间，将生产环节悄然隐于地下，与地上的满目青绿和谐共生。净化后的高品质再生水，一部分用于生产回用与公园荷花池补水、城市道路冲扫与绿化浇灌用水，其余部分作为生态补水排入布吉河，补给城市河道水系，实现水资源100%利用。”

土地权属方面，洪湖水水质净化厂探索了地上、地下空间分层确权路径：地下空间确权给市水务集团用于运营管理，地面公园产权归属政府，由公园管理中心统一管理，保障了公益性。

“对比传统地面水厂，这套‘向下要空间、向上还绿色’模式，节地率逾八成。真正实现了工业治污功能与城市休闲生态完美共生。”刘海牙说。

记者手札

向内深耕，方得自然

几天采访调研下来，抛开工程参数与考核指标，最打动我的，是藏在图纸和工程细节里的人文温度。

这套全域造绿范式，表层是精妙的存量规划、竖向叠加技术，底层是一座高速生长的超级城市，主动收敛扩张欲望、敬畏自然、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哲学。

在CBD放弃高额商业收益，为候鸟保留滩涂栖息地，是对自然生灵的敬畏；生态连廊修补城市发展遗留的空间裂痕，是对城市发展脉络的包容；立体空间盘活方寸土地，在钢筋丛林留住人居烟火，是对市民美好生活需求的回应。

当下，有不少超大城市，都深陷土地紧缺、生态萎缩、人居拥挤的发展困局。而深圳用一整套落地实践证明：城市绿色，可以不通过向外争夺土地得来；向内深耕存量、敬畏万物共生，方寸钢筋丛林之间，照样能生长出有温度、有价值、有长效的城市青绿。



地上游园赏荷，地下净水治污，深圳市洪湖水水质净化厂打造“地下污水厂+地上生态公园”复合空间。